



调查一线“最可爱的人”

■ 麻银娜

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,有一群特殊的“可爱的人”,他们换装不换初心,转岗不改担当,在国家统计调查事业中继续书写奉献与责任的答卷。

楼哥,国家统计局嵊州调查队聘用的辅助调查员,中共党员,退役军人。曾经,他是守护海疆的武装力量;如今,他是扎根一线的“调查尖兵”。从军人到调查人,角色虽变,使命如一。他将军旅生涯中锤炼出的坚定信念和优良作风,全面融入日常统计调查工作,诠释着退役军人的责任与担当。

小板凳上讲数据

今年是楼哥从事住户调查工作的第10年。10年前,楼哥临时接手高版社区住户调查工作。这是一个居民结构复杂、变动频繁的调查点,工作繁杂、标准严、周期长。面对挑战,他没有退缩,而

是迅速调整状态、全力以赴。在对调查流程尚不熟练的阶段,他主动向经验丰富的调查员请教业务细节,常常在夜间仍与业务人员沟通操作流程。通过不断学习和实践,他牢牢掌握了住户调查的全套流程与逻辑关系,为顺利完成调查任务打下坚实基础。

他的工作包里,常年装着几样“标配”:一本被翻得卷边的住户调查手册、一支黑色签字笔、一沓便签纸,以及一把折叠小板凳——那是他蹲在小区楼道里等人时最常用的“装备”。他对这些“家伙什”如数家珍。他深知,“调查无小事,件件关乎民情”。作为调查员,不仅要

嘴上有笑脚下忙

盛夏的中午,蝉声聒噪,空气仿佛凝

固。楼哥拎着资料袋,走进高版社区一栋老旧住宅楼。他熟门熟路地爬上4楼,轻轻敲响门。“张老师,您在吗?我来给您看下这个月的记账情况。”门半掩着,一位头发花白的老教师正靠在沙发上打盹。见是他,老人立刻露出笑容:“小楼啊,你又来了!你放心,这个月我记得比上次好多了。”每次上门,他都不急于“谈业务”,而是先聊聊天常,看看老人有没有什么需要,再慢慢引入调查内容。他总说:“做调查,靠的不光是业务能力,还得靠人情味。”

其中有位记账户工作事务繁重,楼哥坚持连续多日夜晚上门,最终赢得理解与配合;另一位乡镇教师平日联系不上,他便亲自前往学校现场协助操作。还有一次,一位老年记账户反映家中网络问题影响数据上传,他顶着雨骑电动车赶去,蹲在客厅里帮她调整路由器,直到数据正常上传。对方感慨地说:“你比我儿子还有耐心。”

楼哥的手机24小时开机,“只要记账

户需要,就一定能找到我”。10年如一日,他每日奔波于社区楼宇之间,在他眼中,每一户的数字背后都是鲜活的生活脉搏,唯有真实细致地记录,才能还原社会经济的最真实状态。

从军营到调查一线

楼哥说:“军装脱了,责任还在。既然选择做调查工作,就要对得起这份信任”。在统计调查工作中,有不少像楼哥这样的退役军人。他们有着共同的“军人底色”,用实际行动践行着“为国家调查、为人民统计”的责任担当。能吃苦、敢担当、讲规矩、重实干,他们将军营中锤炼出的纪律意识、执行力和敬业精神,原原本本带入统计调查岗位,成为统计调查队伍中一支作风过硬、干劲十足的骨干力量。

“换了装,没换心;脱了军装,也还是国家的人。”这是楼哥对自己、也是所有“调查战士”的真实写照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嵊州调查队)

沙水秋林

叶绮娜 摄



麦浪里的刻度

■ 彭泽恩

清晨,田野里薄雾尚未散尽,露珠晶莹剔透地挂在麦芒之上,仿佛给每一株麦穗披上了朦胧的纱衣。踩在田埂上,脚下泥土松软,露水濡湿了裤脚,麦穗轻轻擦过我们的腿弯,痒痒的,又弥漫着一种青涩的芬芳——那是灌浆过后的麦粒悄悄酝酿的气息。

麦芒在阳光下亮得像碎金,当我们的测规轻轻触过麦穗时,惊动了叶尖的风。田埂上铺开的记录表,纸页间已有麦香栖息,那些等待填写的空格,正仰望着翻滚的麦浪。测产的队伍在麦丛里缓缓移动,像一条细细的蓝线穿行在金色波涛之间;麦穗窸窣作响,如同低语着秘密。我的指腹碾过粗糙的麦壳,像触摸着时光的纹路——这株麦子从抽芽到灌浆,曾见过多少个露水未晞的清晨,听过多少场掠过田垄的风雨。

平板打点,精准收割,被镰刀切断的麦秆发出砰砰的爆裂声,好像在为即将到来的丰产丰收发出欢呼。测规在这幅标准的油画上小心翼翼地划出一圈1.11平方米的领地来,这便是我们观察的“取景框”。突然,几只藏匿于麦秆间的麻雀扑棱惊飞起来,麦穗被撞得摇晃不止,几颗青翠的麦粒簌簌滚落于我的平板上。我拾起一粒放进嘴里咀嚼,青浆迸裂开,阳光与土地酝酿的甘甜滋味,瞬间在唇齿间弥漫开来,似饮下了一小口澄澈的晨光酿成的琼浆。

工作间隙,田垄边走来一位老农,默默拿出粗瓷水壶,仰头啜饮,茶水还冒着热气,感觉像带着粗茶特有的微涩味道,而壶口边缘早已积下了一层深褐色的茶垢。老农凝望着我们埋头测量的身影,眼神里充满信任,他声音温和地说:“麦子认人呢,你们每年都来,它们长势也格外争气。”我点点头,只觉得手中的平板和记录的表格沉甸甸的——那上面密密麻麻的数据,仿佛麦芒在纸上刻下的细密诗行。

收工之际,我们踏着夕照离开,麦浪轻送,温柔拂过肩头。麦田深处,所有无声的拔节、饱满的期冀,似乎都静静凝结于我们手中那本薄薄的测产数据簿里了。

麦田里这些手执镰刀、测规与记录本的人,他们俯下身去,便成了大地最虔诚的译者——土地以年轮书写深沉的史诗,而人类则用一串串数字译出其中蕴含的丰饶韵律。这些数字,正是大地在漫长时光中写给耕耘者最诚恳、最缱绻的情书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调查队)

烤烟田里的父母

■ 宋继忠

在老家这片烟火缭绕的土地上,父母与烤烟的故事,年复一年地上演着。那些浸透着汗水的日子,像刻在我生命里的印记,无声地诉说着父母作为烤烟农人的辛苦与执着。

今年的盛夏,似乎比往年来得要早些,太阳格外慷慨,把炽热的光一股脑儿泼在大地上。在炎热的季节,父母却一头扎进烤烟田里,开启了与烟叶的“较劲”时刻。

天还没亮透,黎明尚在黑暗里孕育,露水还在清风下逍遥,父母就摸黑起床,简单洗漱后,扛着农具,稳稳地走向烟田。彼时的田埂,还残留着夜的清凉,可他们的身影,已在月光下,勾勒出勤劳的剪影。

烤烟的活儿,从采摘烟叶就开始“考验”人。不知道是因为烟叶的特性,抑或是烤烟农人的勤劳,大家一致将采摘烟叶的时间,提至凌晨2-3点。母亲领着家人,头顶探照灯,穿梭在一行行烟株间,像在翻阅大地的书页,精心挑选成熟的叶片。他们的手在烟茎上轻轻一掰,带着细响,一片烟叶便落入掌心。可别小瞧这动作,一天下来,重复成千上万次,手臂酸得抬不起来,手指也因频繁用力,被叶边划出细密的小口子,碰到汗水,疼得微微发麻。父亲骑着家里破旧的三轮车,一趟趟把田里的几十斤一捆的烟叶扛起,装车,直到上午9点才全部运送回家。

采下的烟叶,自然需要尽快编杆上架。父母会小心翼翼把烟叶整理好,然后熟练地用草绳将它们一束束绑在特制的烟杆上。这活儿精细得很,烟叶不能叠压太紧,不然烘烤时会受热不均;也不能太松,否则容易脱落。他们低着头,眼睛紧紧盯着烟叶,双手像灵动的蝶,在草绳与烟叶间飞舞。阳光渐渐爬高至最高点,晒在背上火辣辣的,豆大的汗珠顺着脸颊滚落,滴在烟叶上,瞬间被蒸腾的热气带走,只留下一道道汗渍,像是大地给他们的“军功章”。

把编好的烟杆送进烤房,才是真正“考验”的开始。烤房像个沉默的巨人,里面温度极高,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。烤房分为上中下3层,装上层烤烟时,简直是噩梦般存在,父亲用木板站在中层位置,我负责从烤房外拿烟杆递给父亲,每次从烤房出来,全身都被汗水湿透,衣服能拧出水来。父母还要时刻关注烤房里的温度、湿度,根据烟叶的变化,调整送煤的数量和频率,打开送煤口,顿时就热浪扑面而来,仿佛要把人吞噬。

烘烤的过程漫长又揪心。烟叶在烤房里慢慢变色、干燥,父母的心也跟着悬着。要是温度没控制好,烟叶烤焦了,一年的辛苦就白费了;湿度不对,烟叶烤出来颜色差,卖不上好价钱。那些夜晚,父母每天都睡不踏实,会定好闹钟,大半夜起来去查看烤房。月光洒在路上,他们的脚步在寂静的夜里显得那么急促,可每一步,都装着父母对收成的期盼。

等到烟叶终于烤好,从烤房里取出,父母又要忙着分拣、分级、压箱、打包。他们把不同品质的烟叶归类,好让它们能在市场上找到对应的“位置”。这又是一个细致活,眼睛要像扫描仪,辨别烟叶的色泽、厚薄、油分。长时间低头弯腰,父母的腰背部酸痛难忍,甚至需要服用止痛药,可他们毫无怨言,因为每一片烟叶,都是希望。

卖烟的时候,父母更是忐忑又期待。他们把分级好的烟叶整齐码放,运到烟叶收购点。在那里,焦急地等待烟叶被评定等级,听着收购人员的评判,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每听到一句认可,脸上才会露出些许欣慰;若有不足,便默默记在心里,想着明年怎么改进。

父母在烤烟里的辛苦,是日复一日的坚守,是与土地、与烟叶的深情对话。那些在烟田、烤房里流淌的汗水,那些被烈日晒黑的皮肤,那些因劳累而僵硬的腰背,都化作了你对生活的热爱、对丰收的渴望。

夕阳下,父母碎碎念念道,今年的烟叶丰收了,希望能卖了不错的价钱,对得起他们一年的付出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永丰调查队)

■ 张琪悦

海南乐东,北纬18°的海滨小城,每年冬季都会迎来一场声势浩大的“迁徙”。当北国的霜雪遮蔽天空时,十所村的椰林深处便涌动着各色乡音——北京腔的爽朗、东北话的热络、赣方言的温软,在南海暖风中交织成独特的冬日奏鸣曲。2022年,国家住户调查的橄榄枝意外落在10户“候鸟”家庭,自此,这些南飞的身影与国家发展的经济数据之间,悄然架起一座温暖的桥梁。

推开李阿姨家的门,迎接我们的是她满脸的笑容和热情的招呼:“快,快进来坐!一想到以后不用记账了,心里总觉得空落落的。这2年,每次你们来,家里都热闹得很。以后你们不来了,我这家长里短的小事,都不知道跟谁说了。”她的语气里带着几分不舍,几分依恋。我们轻声安慰:“这2年多亏了您的支持,以后就算不记账了,我们也常来陪您唠嗑。”

接着,我们走进李大叔的家。他从书房快步迎出来,脸上挂着温和的笑容:“能被国家抽中成为记账调查户,是我的荣幸。记账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,每天晚上我都会认真地把当天的收支记录到APP上。每到月底,看着那一笔笔详细的账目,心里就觉得踏实,觉得自己也为国家发展出了一份力。”他的话语里,透着一种朴实的自豪感。

最令人动容的蜕变是发生在王阿姨家。记得她刚被选为记账户时,满脸不乐意:“我大老远来这儿,不就是为了享清闲吗?怎么还得天天记账?这不是折腾人嘛!我们这么大年纪了,哪会弄什么电子记账啊!”那时的她,语气里满是抱怨和无奈。然而,随着时间的推移,她的态度悄然发生了变化。每月的走访,队员们的耐心与关怀,渐渐融化了她的心。这次推开门,我们看到的是身着华丽演出服的王阿姨,她满脸笑容:“我最近可忙了,有很多场演出活动。等我下次演出,你们一定要来看啊!以后不记账了,你们来的次数少了,可千万别断了联系。要是想看什么节目,尽管跟我说!”她的热情与开朗,仿佛冬日里的一缕暖阳,驱散了所有的寒意。

调查队员们心中也充满了感激与不舍,对每位叔叔阿姨说道:“感谢大家2年来的配合。我们还会继续在十所村调查,大家遇到任何问题,不管是生活上的,还是调查工作相关的,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。我们的电话,永远为大家畅通。”

十所村的冬天,因为有这些过冬人群的到来,变得格外热闹,因为有这些温暖的故事,变得格外动人。这些来自南海北的“候鸟账本”,既记录着8块钱的椰子、500块的广场舞服装,也见证着新型养老模式的萌芽,更丈量着“候鸟”人群与第二故乡的情感温度。或许正如潮汐在沙滩写下的诗行,最动人的数据,永远生长在人与人的真情互动之间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乐东调查队)



蓝调时刻

李奕静 摄